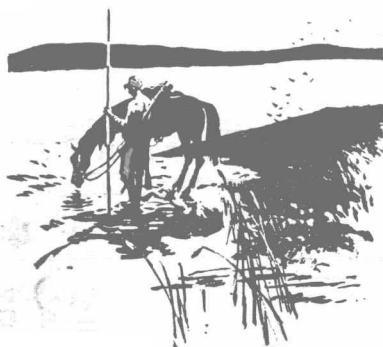




肖洛霍夫著

靜靜的頓河



静静的顿河

第四部

〔苏联〕肖洛霍夫著

金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МИХ.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插图系ОРЕСТ ВЕРЕЙСКИЙ所作,根据ДЕТГИЗ.1955年版复制。

内 容 说 明

“静静的顿河”是苏联现代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共分四部。第一部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顿河沿岸的哥萨克的生活。作者通过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遭遇,描写了哥萨克的劳动生活、家庭生活,青年哥萨克的恋爱以及各种阶层的分化和矛盾。接着叙述了哥萨克的军营生活和哥萨克官兵之间的矛盾,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哥萨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以及哥萨克农村所受的影响都有详尽的描写。同时叙述了共产党在哥萨克地区和军队中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党怎样领导人民走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静静的顿河”获得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静静的顿河 (第四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41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插页 8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7月湖北第5次印刷

印数 126,001—256,000

书号 10019·658

定价 1.75 元

卷 七

第一章

頓河上游的暴動，把南方前綫的大量紅軍給牽制住了，這不僅使頓河軍司令部得到了在掩护諾沃柴爾喀司克的戰綫上自由調動兵力的機會，而且在卡敏斯克和別洛卡里特文斯克河口鎮地區內集中了一個由幾團特別堅強的白衛軍組成的強大突擊兵團，這個突擊兵團大多數是頓河下游的哥薩克和喀勒梅克人，它的任務是：在適當的時機，會同菲次哈拉烏洛夫將軍的隊伍，打垮屬於紅軍第八兵團的第十二師，向第十三師和烏拉爾師的側翼和後方挺進，往北方沖去，以便和暴動起來的頓河上游的哥薩克聯合起來。

由頓河軍總司令簡尼梭夫將軍和參謀長波里亞科夫將軍及時制成的、集中突擊兵團的計劃，在五月底差不多全部實現了。往卡敏斯克調動了將近一萬六千人馬，配備着三十六門炮和一百四十挺機槍；把最後的一批騎兵部隊和屬於所謂青年軍的幾團精銳人馬也都調來了，這個青年軍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由達到入伍年齡的青年哥薩克組成的。

而且在這個時期，四面被包圍住的叛軍繼續不斷地打退了紅軍清剿隊的多次沖鋒。在南方頓河的左岸，有兩個叛軍師潛伏在戰壕里頑強抵抗，雖然幾乎是全綫的紅軍炮兵連都對他們進行不斷的殘酷射擊，但是他們堅決不叫敵人過河；其餘的三個師在西

方、北方和东方掩护住暴动的地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队伍，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撤退，而且一直守住了霍派尔斯克地区的边境。

驻守在自己村庄对面的韃靼村的連队，因为無事可干感到非常寂寞，有一天使紅軍受了一次虚惊：在一个黑暗的夜里，几个志愿敢死队的哥薩克，搭乘渡船一点声音也没有地渡到頓河右岸来，突然向紅軍的哨兵發動襲击，杀死了四名紅軍，繳获了一挺机枪。第二天，紅軍从月申斯克方面調来一个炮兵連，对哥薩克的战壕展开了猛烈的射击。等到炮弹对着树林刚一打过来的时候，連队就急急忙忙地抛弃掉战壕，离开頓河，退到树林深处去。过了一昼夜，紅軍把炮兵連調走了，韃靼村的人就又占领了抛弃掉的陣地。連队由于炮击的結果遭受了損失：彈片打死了两个不久以前才新补充进来的少年人，在这以前剛剛从月申斯克回来的連长的傳令兵也受了伤。

后来变成了相对的安靜情况，战壕里的生活又像从前那样过起来了。妇女們时常到战壕里来，每天夜間送面包和老酒来，不过哥薩克們的口粮是一点也不缺乏的：宰了两头迷路的小牛，除此以外，每天还到小湖里去打魚。賀里斯托尼亚是打魚工作的主要人物。他使用一面有十紗繩寬的大魚网，这是一个撤退的人扔在岸上，后来落在連队手里的。賀里斯托尼亚在打魚的时候总是要“在深处”打，吹嘘着說，好像草原上的小湖没有一个他没有打过的。因为接連不断地打了一个星期的魚，他的衬衣和褲子都沾滿了風也吹不掉的魚腥气味，最后，安尼庫希加毅然决然地拒絕和他住在一个土室里了，安尼庫希加說：

“你身上的臭味兒就像死鱧魚的味兒似的！如果再跟你在這兒住上一天一夜，将来就会一輩子都不想吃魚啦……”

从那时候起，安尼庫希加也不顧有蚊子，就睡在土室的旁边了。在睡覺以前，他憎惡地皺着眉头，用扫帚扫掉撒在沙土上的魚鱗和惡臭的魚內脏，但是第二天早晨，賀里斯托尼亞打魚回來，毫不在乎地和威風凜凜地坐在土室的門口，又刮起和剖開那些帶回來的小鯽魚來了。許多大綠豆蠅在他的身旁爬來爬去，凶暴的黃螞蟥像黑雲一樣爬過來。後來，安尼庫希加氣喘吁吁地跑來，還離得很遠就大聲喊叫：

“你再找不到別的地方了嗎？魔鬼，頂好叫魚刺把你卡死！哼，為了基督，滾到旁邊去！我要在這兒睡覺，你把魚腸子扔得滿處都是，把各處的螞蟥都給招來啦，一片腥臭氣，就像在阿斯特拉罕一樣啦！”

賀里斯托尼亞把一柄自制的刀子在褲子上磨了磨，遲疑地對着安尼庫希加的沒有胡子的、窘急的臉看了半天，很沉着地說：

“安尼凱，大概你肚子里有蟲子，所以你聞不慣魚味兒。你空肚子吃點大蒜，好不好？”

安尼庫希加一面亂啐着和罵着，一面走開去了。

他倆的衝突一天一天地繼續下去。但是全連的人却過得和和氣氣。除了司契潘·阿司塔霍夫以外，全部哥薩克都吃得飽飽的，十分高興。

司契潘也不知道是從同村人的嘴里聽到的呢，還是心里感覺到的，他覺得綱克西妮亞在月申斯克遇到了葛利高里，于是他忽然就苦悶起來，無緣無故地和排長相罵，而且堅決拒絕去擔任放哨的職務。

他整天地蜷伏在土室里的打着官印的黑草墊子上，咳聲嘆氣，拚命抽煙。後來，聽說連長要派安尼庫希加到月申斯克去領子彈，

他在这两天才算头一次从土室里走出来。他眯縫着眼泪模糊的、因为失眠肿胀起来的双眼，疑疑惑惑地打量了打量搖搖晃晃的树上的、乱蓬蓬的和鮮艳夺目的树叶子，看了看被风吹得好像倒竖起来的、鑲着白边的云彩，听了听树林子的悉悉索索的喧鬧声，穿过几个土室去寻找安尼庫希加。

当着哥薩克們的面他沒有說話，他把安尼庫希加叫到旁边去，央告道：

“到月申斯克替我找找姁克西妮亚，把我的話告訴她，叫她来看看我。就說我渾身長滿了虱子，衬衣和脚布都沒有洗过，同时还告訴她……”司契潘沉默了一会兒，胡子里面隱藏着窘急的笑意，把話說完，“就說我非常想她，盼望她快点兒来。”

夜間安尼庫希加到了月申斯克，找到了姁克西妮亚的住所。她自从和葛利高里發生口角以后，仍旧住到姑母家去了。安尼庫希加很热誠地把司契潘告訴他的話都轉达到了，但是为了加强力量，他自己又加上了一句，說司契潘曾經夸下海口，倘若姁克西妮亚不到連队里去，他就要亲自上月申斯克来了。

她決定照他的話办，就准备起来。姑母急急忙忙地發了一塊面，給她烤了些奶油点心，过了两个鐘头，姁克西妮亚——作为一个俯首貼耳的妻子——已經跟着安尼庫希加坐車上韃靼村連队駐守的地方来了。

司契潘怀着隱隱的激动心情迎接了妻子。他試探地仔細看了看她那瘦削下去的臉，小心謹慎地探問一切，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談到她是不是看見过葛利高里的問題。只有一回在談話的时候，他低垂着眼睛，略微掉过身去，問道：

“为什么你沒有順着右岸到月希克去呢？为什么不在村子里过河到对岸来呢？”

姆克西妮亞冷淡地回答說 和陌生人一塊兒過河是辦不到的，可是又不願意去求麥列霍夫家的人。等到回答過以後，她忽然覺得麥列霍夫家的人對於她好像並不陌生，而且是自己人了。她因為怕司契潘也會明白她這種想法，不由得窘急起來。他大概也明白這個問題。不知道為什麼他的眉毛下面哆嗦了一下，臉上好像滑過了一片陰影。

他疑問地抬起眼睛看着姆克西妮亞，她也了解到這個無聲的問題，忽然因為窘急和惱恨自己，臉漲紅了。

司契潘很怜惜她，就裝作什麼也沒看出的樣子，把談話引到家務事上去，開始詢問她在離開家以前，把家里的東西藏起了些什麼，藏得妥當不妥當。

姆克西妮亞看到丈夫對她的寬宏大量的神情，回答他的問題的時候，總是覺得有一種使內心很難過的尷尬情緒，不過為了向他表明，他們中間所發生的一切都很無聊，為了掩飾自己的激動，故意把話說得慢條斯理的，露着一種公事公办的沉着神情和冷淡地說着。

他們坐在土室里談話。一直有哥薩克來打擾他們。忽而這一個進來了，忽而另外一個又進來了。賀里斯托尼亞進來了，就在這兒打鋪睡起來。司契潘覺得避開人談話是辦不到了，就很不高興地停止了談話。

姆克西妮亞高高兴兴地站起身來，急急忙忙地解開包袱，拿出從鎮上帶來的奶油點心請丈夫吃，把司契潘的軍用袋里的骯髒衬衣拿出來，走到附近的一個池塘里去洗濯。

晨前的寂靜和蔚藍色的雲霧籠罩在樹林子的上空。被露水墜得很重的草都貼在地面上了。青蛙在池塘里爭先恐後地闐闐亂叫，離土室很近的一叢稠密的楓樹後面，有一隻水鷄响亮地鳴叫。

姆克西妮亚穿过树丛。这一片树丛，从树顶直到深藏在茂草里的树干上，都结满了蛛网。布满了小露水珠的蛛丝，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水鸡有一会儿工夫不叫了，后来，——被姆克西妮亚的光脚踏倒的草还没有再挺直起来，——它又叫起来了，一只从池塘里飞起的田鳧伤感地回答着它的呼叫。

姆克西妮亚把短上衣和妨碍行动的背心脱下来，走进没膝盖深的、温暖的池水里去，洗起衣服来。蚊虫在她的脑袋上乱飞，蚊子哼哼着叫。她用一只弯着胳膊肘子的丰满而又漆黑的手往脸上乱抹，驱赶着蚊子。她断断续续地想着葛利高里，想着在他上连队里去视察的时候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最后一次口角。

“也许，他现在正在找我吧？今天夜里我就回镇上去！”姆克西妮亚下了决心，心里想着她将怎样和葛利高里见面和怎样很快就会和解，不由得笑起来了。

很奇怪：近来，她每想到葛利高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的外貌好像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在她眼前出现的不是现在这个葛利高里，现在这个葛利高里是个身材高大、英气勃勃、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哥萨克，他疲倦地眯缝着眼睛，黑色的胡子尖发了红，两鬓角上生了些出现得过早的白头髮，额角上布满了粗纹——这都是在战争的年代受到摧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她眼前出现的却是那个从前的葛利希加·麦列霍夫，他还是个粗卤的和不会亲热的年轻小伙子，生着儿童似的圆圆的细脖子，经常含笑的嘴唇上飘浮着乐天无憂的神情。

因此，姆克西妮亚觉得对他产生了更大的爱情，几乎是一种母性的温柔爱情。

就是在现在：她的脑子里又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张无限亲爱的面貌，她沉重地嘆了一口气，笑了笑，挺直了身体，把没有洗完的

丈夫的衬衣扔到脚底下，觉得喉咙里有一团突然襲上来的、想要甜甜蜜蜜地哭一場的热气，她低低地說：

“可恶的东西，你使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掉啦！”

眼泪使她心里轻松了一点兒，但是在这以后，她周围的清晨的蔚藍色世界好像暗淡了。她用手背擦了擦臉蛋子，从潮湿的額角上把头髮撩到后头去，脑子里空空洞洞地用暗淡無神的眼睛对着一条灰色的小魚看了半天，小魚在水面上滑过，消失到被風吹得上下翻动的粉紅色霧气里去了。

她洗完衣服，把它們搭在树枝上，走进了土室。

已經睡醒的賀里斯托尼亚正坐在門口，拚命纏着和司契潘談話，但是司契潘躺在草垫子上，一声不响地抽着烟，根本不去回答賀里斯托尼亚所提的問題。

“你以为紅党不会过河到这边来嗎？你不作声嗎？哼，你就不作声好啦。不过我以为他們一定要試着从淺水地方蹢水过河……一定会蹢水过河！除此以外他們再沒有法子过河啦。也許你以为他們可以把馬队赶到河里泅水过来吧？司契潘，你怎么不說話呀？要知道，現在已經到了最后关头啦，可是你还像傻瓜一样躺着！”

司契潘一下子跳了起来，心情激动地回答：

“你瞎纏些什么呀？真是怪物！好容易老婆看我来啦，怎样也躲不开你們……說些蠢話，簡直連一句話都不叫人和娘們兒談！”

“我找的說話对象不对头……”賀里斯托尼亚不高兴地站起身来，把破靴子套在光脚上，脑袋在上門框上狠狠地碰了一下子，碰得很疼，走出去了。

“他們不叫咱們在这兒談話，咱們上树林子里去，”司契潘提議。

他也不等到同意，就向門口走去。婀克西妮亚很馴順地跟着

他走出去。

中午时候他們才回到土室里来。第二排的哥薩克正躺在赤楊树丛里乘凉，一看见他們，就都把牌放下，一声不响了，都很了解地互相挤了挤眼睛，笑了笑，假装着嘆了一口气。

婀克西妮亚很輕蔑地撇着嘴唇，从他們面前走过，一面走，一面整理着脑袋上的揉皺的白色綉花头巾。哥薩克們都一声不响地放她走过去，但是等到跟在后面走的司契潘剛一走到哥薩克們身旁的时候，安尼庫希加就从躺着的人堆里站起来，离开了人堆。他假装着恭而敬之的样子，对司契潘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声說：

“恭喜您……开葷啦！”

司契潘高兴地笑起来了。哥薩克們看見他和妻子一同从树林子里回来这件事，使他很高兴。因为这件事可以充分用来阻止各种有关他們夫妻不和的謠言……他甚至于还很年輕地聳了聳肩膀。

直到这时候，被鼓舞起来的哥薩克們才哈哈大笑，熱鬧地說起話来：

“兄弟們，这个娘們兒真狠哪！司乔普加身上的衬衣都可以擰出……都沾在肩胛骨上啦！”

“她已經把他騎得服服貼貼啦，渾身都出汗啦……”

一个年輕小伙子用模模糊糊的愉快的目光一直盯着婀克西妮亚走到土室跟前，他失魂落魄地說出了心里的話：

“在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漂亮的娘們兒啦，真的！”

安尼庫希加很尖刻地对他这句话答复說：

“你可試着找过嗎？”

婀克西妮亚听見了这种猥褻的談話，臉色有点兒發青，一想到剛才和丈夫亲近的事，再一听到丈夫的同伴們的淫秽的說笑，就厭

惡地皺着眉頭，走進土室去。司契潘一眼看出了她的心情，就和解地說：

“克秀莎，你別怪這些兒馬們。他們這是因為太寂寞啦。”

“我誰也不怪，”姆克西妮亞沙啞地回答，在自己的麻布口袋裏掏着，急急忙忙地把帶給丈夫的東西都掏出來，更加小聲地說：“應該怪我自個兒，沒有心肝……”

他們的談話無論如何也說不到一塊兒了。過了十分鐘，姆克西妮亞站起來。“我現在就對他說，我要上月希克去，”她心里想着，但是立刻又想起晒干的司契潘的衬衣還沒有收進來。

她坐在土室的門口，把丈夫的被汗浸得霉爛了的內衣縫補了半天，不斷地望着漸漸偏西的太陽。

……這一天她並沒有走。她沒有能下定決心。但是第二天早晨，太陽剛一出來，她就收拾起來。司契潘試着想留住她，要求她再住一天，但是她非常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使他不敢再勸，只能在離別以前問道：

“你打算常住在月希克嗎？”

“暫時住在月希克。”

“你是不是可以留在我這兒呢？”

“我在这兒可受不了……這些哥薩克。”

“話是不错……”司契潘同意了她的說法，但是分別得很冷淡。

刮着很猛烈的東南風。這是從遠方刮來的風，夜里風勢稍微小了一點兒，但是到清晨時候又把里海對面的沙漠上的熱氣刮過來，把左岸草原上的草都刮倒，刮干了露水，刮散了蒸氣，頓河沿岸的白灰色的山峰籠罩上了一層使人氣悶的粉紅色霧氣。

姆克西妮亞脫掉靴子，用左手撩起裙子下擺（樹林子里的草上還有露水），輕輕地踏着樹林子當中的荒僻道路。潮濕的土地冰得

两只光脚很舒服，但是早風却用到处乱伸的热嘴唇亲着她的丰满的光腿肚子和脖子。

在一片开闊的空地上，她坐在一丛开着花的野蔷薇旁边休息起来。几只野鴨子在不远地方的一个还没有晒干的小池塘里的蘆葦里呱呱叫着，一只公鴨子正在沙哑地呼叫母鴨子。頓河对岸，虽然不是連續地、然而几乎是不停止地打着机槍，偶尔还有大炮射击的轟隆声。炮彈在这边岸上的爆炸声像回声一样轟轟隆隆地响着。

后来槍炮，忽而响一陣，忽而停一陣，充滿了神秘声音的世界在炯克西妮亚面前展开了：背面是白色的白蜡树的綠叶子和像鉄鑄成的鏤花似的橡树叶子被風吹得哆哆嗦嗦地沙沙响；从小白楊树林子里面飄过来混杂的嗡嗡声；很远地方有一只布谷鳥正在模模糊糊地和十分伤心地对誰訴說自己的凄凉寂寞的岁月；一只从池塘上空飞过的生着冠子的田鳧嘮叨不停地問：“你們是誰家的人？你們是誰家的人？”^①离炯克西妮亚两步远，有一只灰色的小鳥在喝路沟里的水，仰着小脑袋和甜蜜地眯縫着眼睛；像落滿塵土的天鵝絨一样的黃蜂嗡嗡叫；許多黑色的野蜜蜂在草花的花瓣上晃来晃去。它們采下香噴噴的花汁来，送到树蔭当中的树洞里去。从楊树枝上向下滴着树汁。但是从山楂树丛里滲出来一陣一陣的、去年的腐烂树叶的辛辣气味。

炯克西妮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拚命呼吸着树林子里的各种气味。充滿了各式各样的奇怪声音的树林子过的是富有生命力量的原始生活。被春水淹过的草地还浸在春潮的湿气当中，生滿了各种花草，这片花草織成的奇异景致簡直使炯克西妮亚眼花撩

① 原文的字是表示田鳧叫的声音，这里是譯意。——譯者注。

亂。

她含着笑，一声不响地翕动着嘴唇，小心翼翼地撫摸着一些朴素的淺藍色無名小花的莖，后来弯下丰满的腰去，想要聞聞这些小花，忽然聞到了鈴兰花的醉人的甜蜜香味。她用手撥开，找到了这朵花。它就生在这一点濃厚的樹蔭下面。寬大的、以前曾經是綠色的樹叶子还一直很热心地保护着低矮的弯曲的花梗，使它不受太陽炙晒，花梗上还留着枯萎的、雪白的小花朵。但是遮着一層露水和黃色斑锈的樹叶子正在死去，就連小花朵也接近死亡邊緣了，两朵嬌嫩的花朵皺起来了，發了黑，只有花房頂上——全部閃着泪珠一样的露水——忽然在太陽底下閃起了耀眼的迷人的白光。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短短的一會兒工夫，姍克西妮亚一面透过眼泪打量着花朵和呼吸着憂郁的花香，一面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和那漫长淒涼的全部生活。好吧，看来，姍克西妮亚已經老啦……一个女人年輕的时候会为了一次偶然的回忆襲上心头而痛哭嗎？

她就这样趴在地上，把哭过的臉放在手巴掌里，把腫脹的和潮濕的臉蛋子緊貼在揉皺的头巾上，含着泪睡熟了。

風越刮越大了，楊樹和柳樹的頂子往西方倒去。一棵白蜡樹的蒼白色樹干，被像白色的滾滾的旋風一样上下飛舞的樹叶子包圍着不住地搖晃。風勢往下吹來，落在已經開完花的野薔薇叢上，姍克西妮亚就是睡在这一叢花下面；这时候，花叶子就像一群神話里的被惊動的綠鳥，發出惊慌的沙沙声，一面往地上撒着粉紅色的花瓣，一面往空中飛去。姍克西妮亚身上落滿了有些枯萎的野薔薇花瓣，睡在那里，既听不見憂郁的樹林子的喧鬧声，也听不見頓河对岸重新响起來的槍炮声，也不覺得天空的太陽是怎样烤着她的光脑袋。直到听见自己身旁有人語和馬嘶声的时候才醒过来，她急急忙忙地站起来。

一个白胡子白牙齿的年輕哥薩克，手里牵着一匹白鼻梁的、备着鞍子的馬站在她的身旁。他笑容滿面地聳了聳肩膀，跳了几下，用沙哑的、但是很愉快的男高音唱了几句情歌：

一个跟头栽倒了，

四面八方瞧几瞧。

那边兒瞧一瞧，

这边兒瞧一瞧，

沒有人兒来捧我哟！

急忙回头瞧一瞧——

后头站着一个哥薩克……

“我自个兒会站起来的！”炯克西妮亚笑着，一面伶俐地跳起来，一面整理着压皱的裙子。

“你的生活好啊，我的亲爱的人！是你的小腿走不动了呢，还是你懶得走啦？”那个風流的哥薩克向她問候。

“瞓睡上来啦，”炯克西妮亚很窘地回答。

“你上月希克去嗎？”

“上月希克去。”

“你願意我送你去嗎？”

“你用什么送我去呀？”

“你騎馬，我地下走。这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年輕的哥薩克带着意味深长的玩笑样子，挤了挤眼睛。

“用不着，請你走吧，我自个兒会走。”

然而哥薩克在爱情問題上是一个很有經驗、很会糾纏的人。他利用炯克西妮亚正在披头巾的机会，用一只很有力量的短胳膊抱住她，猛然往自己怀里一攬，想要亲亲她。

“別胡鬧！”炯克西妮亚喊叫着，用胳膊肘子使勁往他的鼻梁上